

香港人如何面對國家的機器

但昭偉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教授

評論書籍

「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編輯委員會」暨「香港教育學院學生會幹事會」（編），2013，《我們的公民教育—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爭議出發》。香港：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

梁恩榮、阮衛華（著），2011，《公民教育，香港再造》。香港：印象文學。

德育及國民教育的爭議

這些年來到香港旅遊，總會碰到法輪功成員在公共場所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台灣人對法輪功成員的反共活動當然並不陌生，但在香港看到如同在台灣一樣的反共活動就覺得有些新鮮。香港難道不是已經回歸祖國了嗎？這祖國怎麼可能讓法輪功的成員明目張膽的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事實上，如此的事就真的發生了！這反映的難道不是中國大陸政權的信守承諾（五十年不變）和相當程度的雅量？從香港群眾每年大規模地紀念六四學運和法輪功成員的活躍來看，中國共產黨的確實踐了「一國兩制」的精神。

但讀了《我們的公民教育》一書之後，才覺得大陸政權的雅量沒有想像的那麼大。

這本書的背景是香港政府為了呼應胡錦濤在 2007 年「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的談話，從 2008 年展開一系列的作為，終而在 2011 年預告香港中小學將會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在 2012 年發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具體的說明國民教育科的目標是要讓學生「認識國情，增強國家的觀念和中華民族的意識」。沒想到，此《指引》一出，旋即引起學生及家長的強烈反應，在同年 7 月 29 日發動萬人大遊行，並在九月集會於特區政府總部。在這抗爭期間，香港政府自知民意可畏，於是一再做出

讓步，最後終而擱置《指引》，特區長官梁振英於九月宣布不會在他任內訂定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最後期限，也會尊重學校的專業自主，各校可自行決定是否推行該科、是否將之獨立成科，也可依需要自行決定推行開科的方式及時間。最後港府在十月宣布完全擱置《指引》。看來，香港人民成功地取得一次勝利。

在此事件中，香港的大學生並未置身事外，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會尤其積極，除了於 2012 年 7 月 29 日（也就是萬人大遊行的同一天）在《明報》正式表達他們的立場之外（他們的《立場書》蒐集於《我們的公民教育》之內），在事件漸趨平靜之後，他們繼續原來的理性論辯精神，邀集許多學者、專家對此次事件的焦點進行討論（也有幾篇文章是蒐集而來），終而成書出版。

這本書除了交代此次爭議的來龍去脈之外，特色之一就是在於它是學生關心社會，進而具體採取實際行動的成果。更可值得稱道的是，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會所秉持的是一種理性討論的精神。他們固然反對香港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的企圖及行動，但他們希望是以理性的方法來反對，他們希望用論述來交代他們反對的立場，目的是透過理性的論辯，試圖讓支持「國民教育科」的人反思其立場。我不認為這個目的在短期間可以達成，但這個希望及作法的本身就頗可取，就可望引起良性的互動。

這本書一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大致是回顧爭議的緣起及過程；第二部分比較理論，幾位作者從比較大的視野及國際比較的觀點來檢視香港政府的作法；第三部分的焦點則放在實踐層面，探討香港究竟應該有什麼樣的公民教育。

由於本書策劃人著眼的是「交代香港政府想要推動的『國民教育科』所引起的爭議性質」暨「為什麼港府推動的國民教育科不可行」，這本書固然有部分的學理陳述（尤其是第二部分），但更多的是較短小的思辨性文章。從好的一面來說是理論與實務兼備；從壞的一方面來看則是稍嫌龐雜，體例不一。

從各篇文章作者的立場來看，這本書也似有偏頗之嫌。可能是因為由香港教育學院的學生所發動出版的一本書，這本書的作者群大多是香港教育學院的老師（約十之七、八），部分的作者則是其他大學或海外的教師（香港中文大

學、新加坡大學、香港大學、哈佛大學等），少部分作者則是學生或大學之外的教育工作者。這些作者大多採取較偏向「西方」自由主義的立場，對香港政府所打算推動的「國民教育」大加撻伐、不表苟同。只有少數（如程介明教授、倪紹強教授）稍微同情香港政府的立場，但即使這些少數的作者也不是完全贊同香港政府的作法（如倪紹強教授就認為，「重振中國歷史的教育」也是讓學生認識中國的可行之道）。其實，本書的編者群也可廣邀支持香港政府的學者、專家、校長或社會人士，從支持「國民教育」的角度來鋪陳他們的看法。從常情來看，爭論的雙方通常會堅持己見，也不會輕易地改變一己的看法。如果在一本書中，能邀請正反雙方的人就其立場各陳己見，乃至能針對不同立場的文章提出辯駁，如此才可望形成對話，也才有了解（或同情）彼此的機會。

以上是針對《我們的公民教育》的結構、內容及可能的優缺點做了粗略的介紹。以下則要簡略的指出該書所呈現的幾個重點。

第一，香港政府所推動的「國民教育」究竟為何？許多作者都對這個問題有著墨。對台灣讀者而言，「國民教育」的意涵接近於「國民義務教育」或「國民基本教育」，是每一個國民都應接受的教育，包括了德、智、體、群、美等內涵的教育，公民教育當然也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但在香港，「國民教育」指的是認識國家（中國）及認同國家的教育，其意涵比台灣的「國民教育」意涵來得狹隘。

第二，香港學界人士及許多有識之士大多認同「自由」、「民主」及「人權」是普世的價值，也傾向於以這套價值觀來衡量他們所屬的國家及政府。飽受西方現代思潮影響下的香港學界人士和有識之士，面臨香港政府企圖推動「認識國家」及「認同國家」的教育，在那個國家實在不怎麼樣的情況下，自然地會有不以為然的反應。這種不以為然的態度在事件發生之初期被香港政府低估了，於是產生了家長、學生及輿論的激烈反應，終而迫使香港政府撤回原先計畫。但香港政府就會就此罷手嗎？莊耀洸在他的文章〈不透過指引繼續推國民教育〉中表達了他的憂心。他警告讀者，香港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的推動，並不表示政府的立場已有改變，在現行制度之下，香港政府仍然可以利用它的職權來默默地推動國民教育。莊耀洸的提醒值得我們留意。

第三，本書的眾多作者雖然對港府推動的國民教育不以為然，但卻對「國民教育」的理念本身沒有太大的質疑。他們認為，在基本教育中放進「國民教育」沒有什麼不可以（Liz Jackson 在她的文章中以美國德州為例，指出愛國教育與自由民主體制強調的批判精神可以相容），但這「國民教育」絕對不能是香港政府所想要推動的那個「國民教育」。梁恩榮在他的文章中認為，假如「國民教育」是以「普世性民族主義」（cosmopolitan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為基礎，如此的國民教育也足以和民主、人權、尊重個人自由與選擇、強調批判性思考的價值相容。謝均才也認為，假如國民教育涵蓋了「國際教育」、「國籍教育」、「民主教育」、「帶著疑問的國史和國情教育」、「自我育成的活動」及「對群己關係的價值思考」，這樣的國民教育應該是可以樂觀其成的。看來，爭議的雙方對國民教育的觀念都是贊成的，不同的只是他們對這教育的實質內容有迥異的看法。

由這本書所做的交代來看，香港人民雖然並不擁有全面的民主，但在秉持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下，他們對香港政府的作為採取了有效的抗爭。這本書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個教育議題的梳理，更是如何面對國家機器應有的態度與作法。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這本書的出版早於《我們的公民教育》。前已提及《我們的公民教育》一書中所收錄的文章，多是由支持自由主義的學者所撰寫，他們的立場，很自然的會讓他們去質疑香港政府所推動的，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為主的公民教育。假如我們想要進一步深入了解這些學者的具體主張，那麼《公民教育，香港再造》這本書就值得我們參考。

先說這本書的一些缺點。這本書雖然在封面告訴讀者它的作者有兩位，但細看之下，這本書的主要作者的確是梁恩榮、阮衛華，但還包括其他協同作者的參與及貢獻，如劉傑輝、倪紹強、鄧秀貞、莊耀洸、廖淑嫻等，書中對這些協同作者並無介紹，這種作法對他們而言有些不公平。也因為這本書的許多文章原來刊載在性質不一的學術期刊及文集中（參見該書第 328-330 頁），所以

這本書很難給人一氣呵成之感。稍微詳細一點地說，這本書的某些章節（如第四、五、七、八、十一、十五、十六、十七章等）是以社會科學的方法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而其他章節則是以思辨方法所形成的結果（如論述香港需要什麼樣的公民）。以社會科學的規範所寫出來的文章，對一般讀者而言易有生澀、不易消化的感覺，筆鋒的感情不強，也不容易去說服讀者。相較之下，作者群用思辨的方法所寫的文章就較為平易近人，有相當高的可讀性，相信也會有相當的說服力。基於這種體例不一所帶來閱讀上的困頓（就像吃飯時，三不五時地碰到沙礫），我建議兩位主要的作者重新編排這本書，以議論、思辨的方式呈現他們的主要立場、論證及實質的建議。

當然，這本書有許多的優點。最主要的優點—也可能是其他優點的源頭—是兩位主要作者的背景及出發點。梁恩榮及阮衛華均受過很好的學術訓練，也擔任過中學教師，有豐富的教育經驗。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的堅持，在這種堅持之下，他們反思香港及中國所碰到的問題，乃至香港及中國應該走的方向，並提出他們的想法及主張。由於他們都是教育學者，所以他們提出來的主張非常具體，也很務實。更具體的說，這本書充分反映了兩位作者對公民教育的全面關照。他們不僅對香港公民教育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有所掌握，也對香港教育行政單位的作為及企圖有深入了解（參見該書第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們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在盱衡現況之後，對公民教育應該達到什麼目的、應該有什麼樣的內容及應該採取什麼方法來進行，提供了他們的見解。

兩位作者主張，香港公民教育的具體內容應以政治教育、國民教育（即身分認同的教育）及人權教育為主。在政治教育這一部分（本書第二部分）的首章，他們提醒讀者，政治教育絕不等於政治的惡性灌輸（indoctrination），即便是用惡性灌輸的方式來推行民主的理念也不行。除了在理念上區分教育及惡性灌輸的不同之外，這部分的其他章節，偏向於探討政治教育應採取何種教學方法來進行及如何在課堂上進行政治教育。總之，這部分的實用性非常強，對教育工作者應該有實質上的助益。

本書第三部分的名稱是「國民身分大作戰」。這一部分大概是作者最用力、

最富情感的地方。由於香港政府計畫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試圖藉由「國民教育」來加強香港人民對中國的認同暨愛國教育（一般學者的大致反應可參考前一本書的書評），這個企圖激起香港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反對。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的本書作者自然也有相當的批判。他們從全球化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來探討身分認同的多元性，並主張培育學生成為具有批判精神的「愛國者」。

本書交代人權教育的篇幅（第四部分）相較之下比較少，分量明顯不足，只有兩章（而且這兩章的寫法也不一致）。但這兩章傳遞的訊息卻很重要：人權教育不能淪為「行動貧乏」的教育；人權教育對學生的確會產生正面的影響。在這兩篇文章中，幾位作者點到了一些在香港推動人權教育所碰到的困難（如老師的專業知能不足；老師受制於傳統的既成觀念，擔心人權教育的推動會製造教育現場的不安；師資培育的過程中缺乏人權知識的養成等）及轉圜之道（也就是利用 2009 年香港政府推動的「通識教育科」來推動人權教育。由於香港的情形在某些方面與台灣有些接近，在「如何克服人權教育所面臨的困難」的問題上，兩地的教育工作者有很大觀摩交流的空間。

本書的第五部分提到公民教育可以怎麼進行的問題。由於本書作者的背景以教育為主，他們關切的自然包括公民教育如何進行。除了在其他地方觸及這問題之外，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作者對這問題仍不忘情，他們建議可以從服務學習及引導學生關心自身所碰到的問題來入手，以讓學生能夠透過增權賦能（empowerment），做個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公民。

結語

書寫至此，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事件已延燒二十餘日。一個民主國家（即使是新興民主國家）的國會被佔領是全球民主發展當中的一個新奇現象。這個事件在未來必然會是學術研究的題材，我相信教育學者不會置身於這個題材的研究之外，因為「學生」是教育活動的成果。他們為什麼會有如此的作為？他們的作為與他們過去的教育經驗有什麼關聯？為了民主的繼續發展，台灣應該有什麼樣的公民教育？這個教育的內容為何、應如何進行？這些問題都是台灣教育學者應該關心與處理的問題。